

王洛勇 中國小子征服百老匯

口含鵝卵石苦練英文 演活了「西貢小姐」中的工程師

◎文/盧健英

一個窮困的中國留學生，在紐約歷經語言不通、種族歧視而奮鬥成功的故事，你可能已經在許多電影裡看到無數的典型，王洛勇也是典型之一，只不過，王洛勇的故事不在告訴別人他如何在西方世界打贏一場種族戰爭，而是在困頓中如何戰勝自己。

一九九五年，王洛勇終於走進了上演「西貢小姐」的百老匯劇院舞台，飾演劇中主角之一的越南皮條客「工程師」。這是他從大陸到美國的第九年。

以九年的時間，王洛勇從一句英文都不懂的窮困留學生，到演出成就被紐約時報劇評人盛讚是「填補了百老匯歷史上沒有中國人當主角的空白」——應中國文協之邀，好不容易向「西貢小姐」劇組請假，來台訪問的王洛勇說，這段「征服百老匯」的過程其實是「戰勝自己」的過程。

到美國發展，第一步要克服的便是英語。原本是湖北小城市——十堰文工團當紅的京劇演員，王洛勇與英語「狹路相逢」的第一次經驗是去考上海戲劇院時的英文筆試，他對著考卷看傻了眼，最後在試卷背後寫了一封「保證書」：「對不起，我從來沒有學過英文，但保證上學後一定盡最大的努力學好英語。」就這樣，王洛勇通過了表演生涯的第一次語言考驗。

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後，外型英挺健拔的王洛勇已是個在大陸被看好的青年演員，但懷抱著「美國夢」，王洛勇在一九八六年到了美國路易斯那州，第一個星期結束，他的破英文就讓他的全額獎學金給取消了，而他在美國的第一次登台是在舞台劇「彼得潘」裡則是演一名聾啞人，窮途末路之餘，王洛勇得到波士頓莎士比亞劇院藝術總監的賞識，以教肢體動作交換了在劇院中的學習，同時也展開他一天也離不開英語字典的日子。

王洛勇說，剛開始的日子他常常埋怨為什麼他不能用母語來暢快演出，氣極時，他把字典扔進了垃圾筒，但回到現實中，他還是必須為69句台語花兩個星期去背，在波士頓演出「國王與我」時，他是硬背台詞，抓著對手演員的唇形來接話，為了進百老匯，他發狠要「用三年幹別人三十年的事」，本來發音教師讓他嘴含軟木塞來練習發音，但沒多久軟木塞老是咬碎，他乾脆用鵝卵石代替，這塊石頭至今還是他每次在演「西貢小姐」時，一定帶在身邊的。

王洛勇說，要完成一件事的步骤非常簡單，

就是學它，看著它、玩它，「鄭板橋畫竹的故事給我很大的啟發，看著它、記住它、畫它、忘了它」，他自己就是在這關心建立之後，不斷地突破。

從一個毫無希望在美國娛樂界生存下去的外國留學生，變成在百老匯一個主要劇中的頂樑柱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華裔青年的偶像。其中雖然包括了運氣，但更多的是他在大陸有二十多年扎實的訓練，王洛勇說：「我們這個民族的精明登上百老匯是夠的」，初接「西貢小姐」裡的「工程師」一角，許多人都在看王洛勇如何超越第一任「工程師」——英國著名演員喬納森·派斯所創造的形象，王洛勇在熟讀了「工程師」的性格後，他從早年京劇表演方法中做了許多融匯貫通的運用，像「工程師」

在擁凱迪拉克大轎車時的驚喜與得意，讓他想起了周信芳在「徐府跑城」裡的瘋步；或者在女主角自殺後，「工程師」的悲痛則是借用京劇裡的背功和抽氣來表現。

越是在美國主流地位站穩了腳，王洛勇越是感受到華人在美國社會裡一再被扭曲的刻板印象，這幾年王洛勇除了在挑選角色上來改變華人形象，同時也致力於翻譯中國當代戲劇作品，像北京人藝的「狗兒爺涅槃」便是在他翻譯劇本後第一齣打入百老匯的大陸當代戲目。

儘管滿腔字正腔圓的英語，王洛勇往往在下工後一邊開車一邊最愛哼的小曲卻是「紅高粱」裡他改唱為：「哥呀！大膽地往前走，莫回頭」，王洛勇說，第一次好好思考「工程師」在開場時所唱的那首「美國夢」，他真的百感交集，因為資訊的不足，大陸有許多人就像「工程師」一樣對美國有許多錯誤的印象，而回大陸，就是他心目中最大的計畫，「有朝一日回去把所學教給中國學生。」

■王洛勇以堅忍不拔的毅力打入百老匯的主流。（鄧思恩攝）



■王洛勇在「西貢小姐」中飾演一名皮條客。

